



毛蒲窝鞋里的母爱

○ 李树坤

不支落地的算输。女同学则聚在一起玩丢沙包、踢毽子或跳格子游戏。玩得浑身热乎后，清脆的上课铃声响起，大家簇拥着回到教室，校园里又传来琅琅读书声。

有一天，我放学回家后，看到墙上挂着几双毛蒲窝鞋，就赶紧放下书包，取下来试穿，还真找到一双合脚的。我穿着在地上走了几步，感觉脚顿时像烤了火炉，有股暖流从脚底升起。当我正沉浸在幸福中时，门外传来母亲的咳嗽声。我赶紧脱下鞋准备挂回去，但是还没挂上，母亲就进来了。她说，别挂了，这鞋就是给你们买的。原来，母亲早就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她把平时舍不得吃的鸡蛋卖掉，走了五六公里路到镇上给我们姊妹几个每人买了一双毛蒲窝鞋。那一刻，我心中满是喜悦和温暖。

母亲嘱咐我们下雪时才能穿毛蒲窝鞋，平时还是穿旧棉鞋。巧的是，买鞋当晚就下了大雪。第二天，和母亲早起来清扫完院子里的雪，我就穿着崭新的毛蒲窝鞋上学去了，有了它，我不再怕风雪了。到了学校，我向同学显摆了一番。

我上学的路上有一条水沟，沟里的水不深，一到冬天，水面上便结一层厚厚的冰。白天，胆儿大的同学踩着冰快速

走过去，我和胆儿小的就绕路从桥上过去。一次，我们去上晚自习，商量着都从厚厚的冰面上走过去。没想到，因为冰面被反复踩踏，有的地方开裂了，由于天太黑，我们都看不到。就在我快要上岸时，冰层突然裂开了，我的左脚踩进了水里，伙伴们赶紧把我拉上岸，但我左脚上的毛蒲窝鞋却不见了。我想下河寻找，可是又没有手电筒，小伙伴们着急回家，我只好光脚回家了。

丢了一只毛蒲窝鞋，我不知道怎么跟母亲说。回家后，我悄悄把另一只鞋藏了起来。第二天，我穿着一双单鞋早早上学，路过丢鞋的地方，并没找到那只毛蒲窝鞋。放学后，我一进门就看到母亲在缝补一双旧棉鞋。母亲说，她听说了我丢失鞋子的事，并告诉我别把脚冻坏就行。看着母亲手中的棉鞋，我眼里含着热泪。

如今，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家里有地暖，出门有汽车，逛超市、去饭店都有中央空调，好多人冬天连棉鞋都不穿了，毛蒲窝鞋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又下雪了，我想起儿时的毛蒲窝鞋。虽然它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，但那份藏在鞋里的母爱，却永远留在我的心底，如一股暖流温暖着我。

农谚曰“头伏萝卜二伏菜，三伏里面种白菜”。趁着立秋节气，母亲在地里挖了一个个小土坑，撒下一撮撮小如芝麻的种子，小菜园里留下母亲一串串勤劳的脚印。当一簇簇白菜苗从田垄上拱出来时，母亲会及时拔除一些。她不舍得扔掉这些苗，用热水焯一下，放点酱油、醋和盐，拌点香油，就是下饭的爽口菜。那时候我年纪小，没觉得这菜好吃，一心只想吃香喷喷的肉。

父亲有时候从白菜叶上逮软软的青虫，拿着晃来晃去，吓唬我。起初我惊恐万分，哇哇直哭。后来，我不害怕了，慢慢地也学会了逮菜叶上的那些青虫，将它们放到一个小玻璃瓶里，喂家里的芦花鸡。这是地里的白菜给我带来的为数不多的乐趣。

最恼人的是小雪前后收白菜。天很冷，手冻得像胡萝卜，一家人照样全都出动去地里收白菜。我们用铁锹铲断白菜的根，将一棵棵白菜整整齐齐地装到地排车上拉回家。房屋墙根、菜窖里，满满的都是大白菜。漫长的冬季，白菜是餐桌上的一道不可缺的菜。炖白菜、炒白菜、腌白菜、凉拌白菜心，有时候母亲还会蒸一锅芥囤，我吃过一回就再也不想吃了。那是不堪回首的岁月！

现如今食物富足，大鱼大肉成了家常菜，清口的醋溜白菜、凉拌白菜心之类的素菜，反而格外受青睐，大白菜依旧是百姓家里不可缺少的。去年妻子腌制的酸辣白菜，非常可口；母亲腌制的白菜疙瘩，拌点香油，就是一家人的美食；奶奶做的白菜豆腐，再加一点切成小丁的豆腐，就着粥吃，味道绝美；涮火锅，白菜必备；包饺子，白菜肉馅的非常鲜美……妻子还从饭店学来白菜肉卷的做法，蒸好的菜卷，鲜香又有营养。百吃不厌是白菜。白菜富含维生素、矿物质和膳食纤维，是难得的养生菜。白菜在天幕之下经风历雨，挺过霜雪，由青涩到成熟，带人们的味蕾回归自然。

难怪很多名家不吝笔墨称赞白菜。白居易写过白菜，“浓霜打白菜，霜威空自严。不见菜心死，翻教菜心甜”，赞美白菜经霜而馥郁。齐白石画过白菜，称白菜为“菜之王”。谭庆禄在《东乡草木记》一书中夸过白菜，“白菜还属白菜美”。

我爱吃白菜，吃着吃着，就慢慢地走向岁月深处，品尝着人生的万千滋味。我不曾为白菜写诗作画，那就写下这篇小文吧。希望诸位在生命的历程中，不妨向白菜学习：守得住旷野的寂寞，受得住菜场的喧嚣，也耐得了腌炸蒸煮的磨难，以平凡、普通的低调来成就轰轰烈烈的自己，踏实成长，无惧风雨。

白菜白菜，我的爱

○ 安格

在中国人民大学上学的日子

○ 李建军

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。几十年的工作学习中，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生活的三年让我印象最为深刻。

2000年，由于业余喜欢写作，我从生产一线班组被调入政工部，从事宣传工作。

这是一个新的环境。进入政工部，我才知道自己和别人的差距有多大，领导和同事们都是新闻写作的高手，无论是写典型材料还是新闻报道，都令我望尘莫及。政工部主任听说中国人民大学成人高考本科专业有新闻学，就问我是否愿意去进修，我毫不犹豫地说是愿意。

单位批准后，我开始了三个多月的积极备考。我每天早晨4点多就起床，学习高中语文、政治、英语等科目。后来，

我在北京参加了成人高考，如愿以偿被录取。

听说“北人大，南复旦”是当时新闻专业最好的院校。这两所学校，不仅老师业务水平高，教学条件也好。上学期间，我认真听取各位老师讲授《新闻学概论》《中国新闻事业史》《新闻采访与写作》《新闻编辑与评论》等课程。

我在人大的业余生活也丰富多彩。有一次，我和几个同学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有幸参加了中央电视台举办的一期《百家讲坛》节目，邀请的嘉宾是诗人余光中。余光中饱含深情、抑扬顿挫地朗诵了他的代表作《乡愁》：“……而现在，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，我在这头，大陆在那头。”现场观众爆发出阵阵热烈掌声。

记得一个星期日，我和几个同学相邀去香山看红叶。登山的过程中，一位职业是主持人的女同学背诵起了杨朔的《香山红叶》。我欣赏着漫山遍野的红叶，陷入沉思。北京香山的红叶与济南红叶谷的红叶不同。香山的红叶浓重热烈，让人能感受到秋天的浓郁；红叶谷的红叶清新淡雅，让人心境恬淡宁静。

时间如白驹过隙，三年的大学时光转瞬即逝。我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本科专业毕业证以及文学学士学位。在人大的日子里，我收获了很多知识，也和同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，这是我人生中一段重要的经历，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